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六

東莞臣陳　建輯　　秀水　沈國元訂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

正月、何孟春奏增靈州鹽課疏略曰、楊一清額外奏討鹽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實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鹽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煖、水凝而鹽、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

于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顆除鎮鹽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恐乞勑楊一清即其已效廣爲永圖前項鹽池大約可增至千萬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地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上耕籍田

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

瀝血而書之

以庸愚遭遇先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陛
以陛下爲托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
朝令夕改更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
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
執奏則爲之奏擾查革舊弊則爲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
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
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
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
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
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

位若該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
乞賜罷黜　上降旨慰留之
三月隕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
書參賛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
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冡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
學優才贍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
二事○上幸太學謁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
略曰昔漢文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
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

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馭馬其臣薛學宣諫曰馳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御槊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　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

上是之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沈傅吳讓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腴田為莊田○南京國子章懋三載

任蒲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

懋年踰七十老病不能赴京結由懇辭邇公務呈職吏部不待報尋醫歸養三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而公將多皇皇不能安其職業但懋見幾而去後起爲南京太常卿辭不就遷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南書致仕正德末卒懋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過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爲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謝然子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私官至大司馬不爲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言不當應而自乞之深者言官希旨不允因言劉大夏官極一品而于孫當得恩典大夏恥陳乞令宜來例以崇康退朝廷從之助命已刑夫大夏亦不以爲恩後事竟不行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東陽祖餞劉謝欷歔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戶科給事中劉茝上疏極陳時政下獄

茝疏畧云事勢異常人心憂懼聰明有蔽弊政日滋臣恐今日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理財無良謀責及廣東之庫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交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竭之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斯心哉及言地方鎮守何必數數更換劉切觸時忌數千言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下詔獄

子。示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加芳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專在內閣、

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北尹吳父子，吳晚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後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劾瑾，芳潛爲瑾間，由是健等相繼斥罷，瑾勢日熾，未幾營芳入閣，肆意爲奸，凡變亂成憲，枉陷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主之。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其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時連日霾霧交作，源奏言宜謹

天戒以保治道，被杖，謫戍肅州路。○ 南御史薄彥徽等

奏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論及時事，遂至與呂翀、劉菃、戴銑

等俱下獄杖黜。○罷戶部尚書韓文，文爲瑾所厄，乘一騾

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除名，文子高唐州知

嬉戲已極而言者不正皆救綱列祖養威士類悉萎之氣

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亦皆坐爲民。○加李東陽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西河塵談云、西崖少入詞林、登在館閣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献詩以一絶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緑、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涯之病、視之能無愧然耶、

十二月工科給事中陶諧言、邇者雷電交作、飄殿瓦、拔社木、　陛下當夙夜恐懼、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視爲泛常、恣意于馳射釣獵、而正人君子、僤于靚面、國政聖學、怠于究心、乞查究日逐侍從遊逸諸人、數其誤國之罪、報聞○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丁卯正德二年

凡戮忠諫而悔異且武自相之害況其劉宜無辞者乎

[illegible]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夢陽獄會有寬解之者復杖歸○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銑下獄廷杖之謫貴州龍場驛丞

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遠至拘囚恐中小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廷杖五十斃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有百年臣子于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遇道士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赴龍場驛

八月初十日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六見鳳軫分野當湖廣分○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

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糾邊巡視上䟽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按嘉靖戊子楊一清上䟽曰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墻塹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彌望無際無高山巨塹為之阻阨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敵時未有邊墻恣肆深入誠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後延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始奏修之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踈墻既日頹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套虜由花馬池拆墻深入連年蹂踐我軍失利上厪宵旰之憂臣於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邊墻塹約四十里為權奸劉瑾

衡柄撟詔中止議者每以爲恨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
于未修邊牆拆入正德十年大舉深入固原平凉殺掠
甚多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
方至嘉靖元年又復大舉直抵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隴
州殺戮之慘比前倍之閭井蕭條戶口凋耗使正德
二年劉璜不忍再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
人民有耕牧之利官
軍省征戍之苦矣

十月賜 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
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
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奸民李艮等
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
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灘稱無微荒地但頃畝
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為莊田永業、

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備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絕滅，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開墾，貽弊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

泰、陝西咸寧人、風度稜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廉憲山西時，以事撻太原知府伊珍，為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參將李稷不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稷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稷，大杖撻之三十，三軍股慄，稷有奧援，泰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駁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之，起為南京操江副都，為當事者所阻，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二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元禎南昌人潜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頗與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元禎入仕籍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晚年以纂修再出遂爲府黨所忌詆其營求入閣賚恨沒于京論者以爲不若章德懋晚節堅志不出爲高云

戊辰正德三年

正月李夢陽下錦衣獄翰林修撰康海救之乃得釋

南康縣民吳登顯等三家端午競渡以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人不帖席○吏部尚書許進落職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

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呂柟、景陽、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等爲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處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謀所以傾之，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〇下御史徐禎獄，謫戍邊，未行死于獄。

禎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甞延長蘆鹽課，不從當事

劄送餘鹽銀兩，遂

有此禍，天下冤之。

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時以其築邊太費也王鏊爲言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

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滹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等書

八月逮劉大夏下獄王鏊屢力爲之辨謫戍肅州衛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時事日非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震澤長語行于世間多確論

云莊請卹卒。諡太傅。諡文恪。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

泰，號東廓，德人。清介謙和，為時所推。

八月，南京提學御史陳琳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廣東揭陽縣丞。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祭酒，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躬行準古，好學，家極貧，恆賒貸丁人以足用。嘗卻其所饋。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世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次虛齋文集。

己巳正德四年

正月、遣瓊州兵備副使吳廷舉諭戍鴈門、

廷舉初授順德知縣、廉惠直節、遺時推抑、以平盜謄泰議、至是又疏便宜事、乃逮問戍雲南、

罷總督漕運右副都史邵寶、

寶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法、積穀法行、計日逮舊法、爲備荒計、提學江西、敦尚道義、以身爲教、生平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泊然亡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名重海內、後陞漕運、起爲吏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至嘉靖初、復起爲禮部、辭不就、卒、謚文莊、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遣御史寧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

固安永清瀰州文安等處居官等雜依忧花遮路掠殺號爲響馬賊劉寶謝欲除之遣御史寧杲于眞定殺于天津薛鳳鳴于徐洪司撰寧袞責以滿流寧剿以賊鳴吳欽歎薛除鳳徐翻弓手杲妻立什設造坐之法謫獲盜賊入眞定城用鼓吹前導彌月不絕奸人無所容陞杲與鳳鳴皆爲僉都御史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

十月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寛

弘治末蘘復河套曾　孝宗嘗一清得罪去我迹日退套虜日進是時虜入花馬池寨殺總制

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致仕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

綵陝西人，焦芳薦于瑾，言綵有才可用，尋歷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有餽送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賊怨歸怨，不可。瑾納其言，逆禁察饋遺者，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

庚午　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四川流賊。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

右都御史楊一淸爲提督節中外兵討寘鐇○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越爲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伽縈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班師還張永及楊一淸仍往寧夏安撫地方

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否砠等處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淸總制陝

西三邊諸軍事○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流毒海內洶洶交帑夏忠不自安陰謀不軌張永等發其謀執瑾就獄上命法司鞫瑾于午門外具得反狀置之極典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湯盥五百麒麟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蟒衣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

按瑾陝之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狡猾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及命典鐘鼓司入司禮監時上希親政瑾所言者悉上準擬矯上意天下爲之合乃廣置大僚劉瑾惟氏使人

旨自敕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
親决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尋死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
學士焦芳及子侍讀黃中、有罪、並除名爲民、天下快之、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清爲戶部尚書
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
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于是封張永兄張富爲泰安伯
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
爲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爲永淸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
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復廕李東陽姪廷和子各
一人爲尚書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爲中書舍人、○工部尚

書畢亨請與劉景祥塋

按先是都督同知劉景祥卒以瑾兄賻葬祭加等公爵弔賻恐後車馬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錢帛謂之辭靈後瑾敗之久容　上旨封瑾門景祥柩曳出棄于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勅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須朝送葬瑾因寄爽二三同惡定計欲爲變是府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聚者聞甲兵錚然如讖及瑾之敗先景祥葬期二月云

宥曹雄死滿海南戍

雄素附瑾以逆黨論斬宥之

與妻子俱永遠謫戍不赦

奪神英涇陽伯爵以賄瑾得者故削之○復陳熊平江伯

熊督漕幾爲瑾所陷李東陽力救得戍至是復爵

九月以誅逆瑾詔天下

字陽二公當玉成張內史濟拔大節非徒此以取容也

十月、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冒廕恩乞賜罷黜不聽、時張禾欲矯劉瑾奢僭之弊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詩以獻東陽爲察字詩折點畫爲句極工巧、

内侍谷大用兩具疏遵　祖制辭免西廠辦事時　上以訛言一事欲復設李東陽言昨已諭令各該衙門禁約若更添差官校誠恐人民驚疑事體未便臣等不敢不盡其愚伏乞　聖明採納、

十一月、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不赴、

十二月、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是年、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

經以庶吉士歷翰林將幾三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讃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詠、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　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

辛未　正德六年

正月、四川巡撫林俊、調兵討江津亂賊、誅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慎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大學士楊廷和子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第薦名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宋制嚴于此於下弟如兆惟秦檜私國而子熺孫塤皆于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爲士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瑛試不第至自訟焉弘治己未科正德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逮按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諸翰林故是科不得不爾于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公卿家殆不逮宋人遠矣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家上疏乞致仕許之忠河南人性峻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求允強起主會試出院後乞歸省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蓋中間有諱之者矣忠聞之遂乞休後卒謚文肅

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等處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頓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

忠宣

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足國因朱民之遺軌也白沙陳公獻章謂東山先生愛不外如巳下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疾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六月加洪鍾太子少保陞林俊右都御史監軍副都御史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及會林俊督四川兵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督陝西及撫湖廣河南兵分路進剿鍾與俊親監督之湖廣兵先追及于陝西石泉縣斗填號見官兵追急求招撫令至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請撫鍾給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延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武勝江市駐其衆方出見且要求撫將官爲質鍾竟偶許之鄢本恕來見同營藍廷瑞

□□來見且陞且肆殺掠仍于松樹埡劫擄民家□□
賊走官兵分七路匯防并追遲甚密不得闌賊勢□□
賊黃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許爲巳女嫁鬼劍兵
士令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許要門受之遂進賊首
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廿
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赴宴伏兵盡擒之
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鐵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逆
戰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焚燬
故有是陞賞既而江津仁壽遺賊方四任
鬍子及麻六兒等復殘破蜀土民益疲困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按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
內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及爲都御史寧杲所逼
逃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
捻捕巳獲齊彥名臨之友蕭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
仍日聚至數百所在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逆擴行并
方

八月流賊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　上慰諭令退○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見用事者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衆皆怨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illegible][illegible]

末平丹道孫留不得復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危復熾矣

名臣錄云從平生不貪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有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嚴爲大求以撫綏爲上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掠河南山東

按風子名璲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等聚衆萬餘攻掠文安璲偕

行亦是
家只是
所以惟
等使亦
[illegible]

宋屬逮賊立水中賊斫其足將行之逕終皆伏誅為一賊行劉六劉七淅掠因此行盜之劉六等欲分黨為寇于是趙璲與楊虎邢老虎合為一黨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黨往掠山東

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陜西右都御史陳壽為南京刑部尚書壽致仕壽登仕四十年多建明樹立而廉名為尤著○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

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來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防定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皆犒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閱哨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稱十日令是[illegible]中手揭事馬都堂豈能作我其言乎諸使人至京師探[illegible]中書撫推降虎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餽遺

奔來救亟得逞大肆其惡聚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
至族撫賊令勿焚劫馬都堂家坊屋財物由是謗騰詞
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
及倖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有倖革爵閑住
冬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
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無功
內廷因是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今
與陸完居中于臨清財制調宣府遊擊許泰谷永大同副總
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
節制調遣○遂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眞定都御史
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遇賊失措
者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邊兵征賊非計牽而無兩虎何來之謗害悍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

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朔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仿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衆伏發號火無窮旗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巡撫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家追至滿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何景明作樂陵令行去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按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家兒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搶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非染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嗚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是日此許泂樂陵令顏平原守辭旨凋慨蓋平原樂陵皆山東地

弭禍初許李脫安祿山後來竟陷李希烈令許公初擬滅流賊之功而後卒不免于逆藩之變二人忠節古今

節概

賊攻徐宿等州靈璧虞城等縣官兵及賊戰于白龍王廟

小黃河賊楊虎以舟覆死

時遊擊將軍許泰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賊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盔甲及紵衣旗幟衣紵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祚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祚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疑止得擇攻破永城包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得二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李衆追至宿州武十府指揮右堅李兵千人俘兵二百人戰皆敗殺府兵士千人至門龍王廟渡小黃河循營河上虎憤淳壯士七人攀船渡泗與賊官軍以士石擊覆其舟虎

見趙燧[illegible]識

[illegible]官則是
[illegible]人則非

死。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天倡討大元帥，燧更名復忠，稱副元帥，小張永爲前軍，管四隊軍，劉貴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爲偵諜軍門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豎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約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

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僞稱唐府宮人子，因留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爲諸[illegible][illegible]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豐縣，僉事孫[illegible][illegible]齎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 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撫榜，逃者百餘人，賊有掠[illegible]

孝子者燧殺之攻破豫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趙庠釋因詹盍遣人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流賊趙風子破豫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蔭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縣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面死其定襄襄縣知縣侯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贈官賜蔭○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

論盡題
小谷于尉
一欲行則
可矣

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關中引衆去之

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所攻而于焦沒湯乃能然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泯耶

擢吏部右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

珪直隸清苑人注曰直隸吏部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相援引號稱直道陰實樹黨通賄遺珪獨數爭其不公一清不悅越次陞禮部尚書賈咏之起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婿爲儀制郎中前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齊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咨責其吏胥郎中求避歸曹避去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伎人臧賢者有寵與能軒輊發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老吏事者詰曰爾伎敢亂法爾屢可常保否果爲此爾禍無既矣伎乃衰

壬申 正德七年

[illegible]月黃河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按是時邪依弄攘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聖人出實 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按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二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怵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何為不樂耶順帝曰朕聞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太祖龍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聖天子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

按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真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遣官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俱罷歸第而已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

敌降几不
川况殺不
守

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二名顆者陞一級驗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厲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巨賊無一被獲者至賊已遁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乞陞錄子弟傔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犒賞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遣太監陸誾監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

時朝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督名令既親軍

然下又害謀可而泉權惟中貴意觀望條議等決持奏

然言斬餘未民實逼以冒功首多致失士心賊勢日熾

民非願從良久及宗社吞滅死不償責請公

人不可

慶緒衍封男日寬逮
所宜緣傳旨令瑾致任

南昌知府李承勛破華林賊

時陳金撫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遂帥兵進其二路兵失期不至憲與賊戰獨深入山谷峻險賊悉高發擂石下兵敗憲被擒死之子瀞從征見父被執羅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朝廷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奭往勘功罪金撫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勛督兵勦之勛乃招賊首黃奇寬庬下有智略任用之人謂勛宜防不測賊益親信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勛乃令奇入賊寨説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令侯報至期承勛令士會參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勛令黃奇密入寨誘所與約降者來既見復縱之去令為內應賊乃與監所五百人夜銜枚登山緣壁逾險止黃奇與數人前導至壘畢狀方斬睡直夜者擊二更奇號四呼衆入五百人皆力所之內應降賊亦合勢夾攻賊倉卒不知所為斬首三千餘級餘奔出壘乘夜遂匿山谷候曉搜諸山又斬獲千餘人華林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

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都御史馬炳然、

時炳然挈家赴官賊遇之于湖泛舟賊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

流賊趙風子伏誅、

按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爲延綏等處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散大劉三楊虎邢老虎界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渡江投西江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趙授武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搶掠軍民船入浮于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邀擊

[illegible]劉六等[illegible]自通泰登所趨淮安復[illegible]
[illegible]揚州皆軍所過[illegible]月後自通州狼山上至九江[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遍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七月劉六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溺死

按捕寇操江之備起自 國初我 太祖自淮西渡江以舟師平江南遂定鼎金陵一中原有天下故江防視前代尤嚴舟艘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據形勝負嵎服者甚重自 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備遂玩然北去以劉六輩奔放饑寇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是誠送死之秋使我軍稍有戰備圍而捲之不啻如覺孤豚然乃縱寇至此豈不貽笑萬世使非天幸颶風其命則身劫壘淮東山東之民不又遭荼毒乎

尚從曰國家二百年來盜賊倡亂未有甚於此寇者使尊兩畿深蹟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翦定者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若壽馬中錫張偉因失策玩寇而

經之陸完谷大用毛鋭等靦中錄輩何讀此邪賊睽遷逆幸耳及中錄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豈足爲賞罰邪要之搖賊蕞爾者當悉卒之功而勤辦過半亦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鋒則彭澤之勞爲多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賊無家難遂焉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爲犄角豈宗等之所能料哉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寛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爲鎭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取回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錄內閣臣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

[illegible]

[illegible]德等[illegible]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授
[illegible]直[illegible]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二：奏帶之
數太多，或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賞與千職守官奏帶
開設五名，今開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
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報，下時而熟處
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
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
前效勞，絕驗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
之實，其收正重歷僭功加授之類。
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臣有希寵計者，託言京軍不習
戰陣，又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
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即欲行之，遣司
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辨，以為不可。令
部科道皆交章以為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

劉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東陳等覆陳其一一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入京彬遂有寵于　上○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論致宴云

汪循日錄曰今人貪位固祿專爲一身之謀他日退休亦爲名狀身退夫誰嘆哉惟張乖崖詩云見童不識爭永榮見我歸來夫道迎不免隔溪高士笑天機貴盡得遽名此詩好爲今時公卿致仕者供狀　按我朝推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鼐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入閣先二十年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珝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長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奸貪[illegible]能[illegible]與貪[illegible]潤[illegible]

徵者計而已如謀家其民俱
殺臣人生之戰爭論據

十二月妖人李五以幻術惑衆倡亂、

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後來延安府地方坐臥一穴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所欲輒重陞續潛移鄜州匿留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虜亦不剌殺阿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阿不孩爲可汗、

癸酉 正德八年

秋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江西姚源洞賊熾參政吳廷舉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日賊叢賦詩章以自遣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昕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廷舉蒼梧人先參議廣東劾奏總鎮逮繫論戍遇赦起爲雲南副使轉江西參憲

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聞獨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殺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突四出

踰饒越信衛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平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

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苗兵平江西盜用狼兵而兩京十三省之兵舉無一可恃謀國者可不爲隱憂乎自是邊兵日益驕悍不可控制以至嘉靖迭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而不忌都御史姚謨請征四川岑猛疏謂前調岑猛狼兵征剿江西雖稍有功然劫財擄家責賄放路其害亦不爲小猛自是益玩 朝廷愈輕視中國兵馬矣奸雄日長構成厲階嗚呼觀此三事則思患預防扼蠱飭治今日君子焉可不喫緊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詔表其坊曰孝廉

林俊誌其墓曰茂烈邃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躋顏閔薦者謂廉約如古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立皇莊五處曰月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騙馬廟阜莊曰清苑孫閣莊祉皇莊、

按嘉靖初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幸勢要之官具奏建為皇莊召民田地彼其混賴侵占乞行查勘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得順天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二百八十餘處其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止五處餘皆正德年間增立者查得各項莊田土地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項零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項坊照爲腐之階實起于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于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被其控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虐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 累朝弊政至于 正德而極哉輸單民、推膚剝髓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也、 欽奉

勑着各依撥給去了經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該徵稅糧

照依原定則例每畝辦銀三分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

係皇親功臣者赴閣門領不許自

行收受于是先朝弊政一旦盡革

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按寧起自人僕本姓錢

有寵于 上賜以國姓

是年南京吏部左侍郎儲瓘卒

瓘字靜夫太州人鄉會皆第一篤實守重雅操不群而

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爲考功太常選擢戶侍所歷職

咸克舉遭逆瑾公卿俛首瓘引去不爲屈精藝翰且好

古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尤其精神所注云嘉靖癸未

賜謚

文懿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甲戌 正德九年

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切時不能行

按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導 武宗崇佛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靖中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夾鬼淫褻之狀錚物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推裂奇醜偎傴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付之于

火以識其迹其金銀銅錢求所令燬
銷貲于古冊狀

上始微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

三月廷試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許之

按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涯而以文行自飭天順間學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遂遺完書與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 祖訓爲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寵宸濠因賢之婿司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撫解爲良之賢

非以足乎。復護衛、鑾載金器銀寶裝于樞野，實分餽諸
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
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
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特三月殿坐廷試
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
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宣明以疏下閣擬旨，
過東閣，言只消揚朗傳到劉諸公不必動勞，廷和遂出
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
得護衛，益驕橫，言官交章
論護衛不可與，竟不聽。

降監察御史劉天和爲金壇縣丞，毛廷相爲贛榆縣丞。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郡盜，澤號令嚴明，賞罰公信。

四月，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按清初孤貧，孝母。沒，求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賊夜
或勸之，不從，賊所發其門，清不入，降罡，作依之而得生
者。又同縣監生徐榮女雲梅、民人嚴清女銳兒，皆以不
受賊汙被殺。沭陽學生沈鯤，以知府劉祥、縣丞利倫爲

[illegible]所機密不[illegible]牙壺入賊營歸陳利害聽以身代[illegible]
[illegible]總擁守與丞至是御史江良貴奏乞旌表從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寧王護衛請復出諸近幸意稟旨出于朝廷和宏以諫
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金
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
宏黨之乃共謀譖宏于上勒令致仕

八月命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速壇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
密舉遣使齎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
我段一萬將就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
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
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
官往經略將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
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征調三邊人
馬外遣番夷方逐遣賊齎勑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
只丁令共獻還哈密城印許忠順王拜牙即送同木城
居守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麒各上言治術皆藥無二

良言設以稍明及賊取城印此是爲經多之奇謀予總制命之意不然

君欲供者，苟無二師。斗南諸路，既有邱瓊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勝，澤王斗南調集兵馬，適十餘番寇來斤苦略諸處，殺掠甚慘，復遣人來斗州遣書，曰：速送以來。澤以爲春夏可以刑，惜遣遊使火信馬駢斂段絡二千、銀酒罷一付，詞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蠱取哈密城印。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爲民，提學副使李夢陽落職閒住。

時寧王宸濠恣橫，擅害軍民。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敗，夢陽遂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甚。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案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謀宸濠，遂執岳跟尋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爲民，夢陽士論不與，冠帶閒住。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繫獄，幾不免。尚書林俊惜其才，力救之，僅禁錮終身。

李空同一代異才，文亦氣節，直欲凌揚雄、韓愈、董、賈，惜夫直氣用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至附勢借威，是私非善，殺陷大僚。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

九月，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時 上狎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降邊方雜職。

十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泰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受眾賢大宰許進。謫那知州，曰：吾還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一爲雍世隆也。年八十卒。時楊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并正道菴詩集六卷，傳于世。

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汪循日錄曰：給事中王君鼎明日張悍言天下事幾矣。家宰楊公，亦一時之選也。王君鼎以選法劾之，朝廷

末數事
昂疏楊家
中之餘波
丁長惡之
上等可觀
一特書

欲癈大臣，不欲以小臣間之。亦下議臣論楊公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切迮不聽，請丞休寧，到任期月，轉拜應天。王君不避權貴，楊公受善納諫，天下所賢之。都御史王雲鳳上楊太宰書曰：山中嫂閒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臣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臣數月之間，所轉即復其殿中侍御史。令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華端言耳。每恨李文達號稱賢相，然羅倫論落以死，懺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貧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令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之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様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日之私情可畧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寬，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富極貴可喀也，每川光陰之易去，過者不能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及，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于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廣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瘝陵刑逵之人，相見之際，非稱頌功德之辭，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雲鳳

[illegible]

陜西糧儲兵備侍郎馮清奏陜西[illegible]

[illegible]肯徵折色銀兩解邊

[illegible]九邊圖論謂自足邊用益窘遂有米珠草桂之歎

[illegible]治年榆林鎮城餉芋幾萬兩有點房冤知處貢以[illegible]

兵燹境阻絕糧道難將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所

壞飛挽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戍卒之飢[illegible]價至

二錢有餘他可知矣嘉靖初學士吳惠疏曰弘治以前

沿邊糧餉告絕未有如今日者其故由于掌錢穀者以

糧草改徵折色往往恣意那移侵扣遂致倉塲空虛一

遇有警卽請發內帑此可憂之大者今惟照舊徵解本

色以備不虞糧芻旣足士氣自百倍矣違拔輕變舊法

自古所患葉尚書旣變中鹽爲輸銀焉侍郎又改糧芻

爲折色作俑之罪烏乎逭

乙亥 正德十年

[illegible]大學士楊廷和憂去命少傅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

大切要

殿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霍文敏奏議曰漢相俱由郡守宋相須歷州郡藩服其知閭閻之疾苦與其人之練達也我朝薛瑄由御史李賢由主事皆爲一時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從通變者也伏乞叢爲定制永世遵行

四月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大雅仲伯之意意以尊寵外戚漢唐而降日漫顯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横不自制卒頓收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俾不治事有踰節者罪不赦抑之故凡姻婭希宗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其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恭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錫莪命服輝煌金珠塞于戶庭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至于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蕭然都城中若不知其爲外戚家者若慶陽不失爲賢矣

按制辈吾郵滿有有反則存乎嘆入

閏四月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同京掌院事先

衛事五年月初旬遣通使火信等齎段幣往土魯番取贖城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肆驕縱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犬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

彭澤物北來經從幸成事已失中國之體　天朝之重兇陰發召禍不旋踵金貂徒棄嘛而哈密城池不可復矣蹟貽因我之笑萬世之羞乎

七月大學士梁儲等言近兵部取司禮監太監劉允往四川詣勅臣等恐昧備員輔導不敢不言西番本夷人之教邪妄不經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尊其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賜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內侍近臣往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不應有此輕舉而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于法于例俱非所宜鹽閘中鹽引本為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

[illegible]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鹽課俱開中盡
絕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
不知幾何鹽法大壞邊方何仰況京儲歲運與營建大木
俱在運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添此等鹽船往來挾勢
爭攙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亦爲阻滯且四川
大盜初息民困未蘇所欲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
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盜起將來之發殆不可測況自天全
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達烏思藏地
方今所帶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
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多與王達子相

隣時擄掠爲患使臣所至必一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
國體稍外夷侮不可不慮臣等深見事勢之難所下勅書
未敢撰寫伏望　皇上慎重國體憫恤民窮收回成命番
供等物卽令朝貢使臣賫回庶禮度不失聖德益光不勝

抑國體節國用奈何不省

○謫光祿寺少卿楊瑋爲瀘州知州　上好鵝蕭肴每日
遣使至光祿索子鵝頭數十作講肴食瑋言今天下民窮
財盡何處討許多子鵝頭大加裁損　上怒命中涓詰責
令瑋自來回話瑋穿白布衵跣午門外遂伸　旨降二級
調外任謫知瀘州

升虜大掠固原平涼等處

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爲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史所罕見○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齎鈔害人乞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復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 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 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

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欽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于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于是時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黄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良永字壽卿號松厓莆田人性至孝篤上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貴屬節中使逆致仕後復起累官以劾錢寧復致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推孝廉累起為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

參議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脅方面守宰賄結在朝權貴覬以逞其私在位者皆畏忌觀望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于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 天子四方之事益有可憂乞簡命才節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隙釁邪于未形勅王自治其國勿

干撓有司厥宗室有磐石之固。朝廷紓南顧之憂矣、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幷搜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拷掠備至、幾瘐死、中外莫不冤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世寧、浙江仁和人、

丙子 正德十一年

正月、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二月、青平衛軍杭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僭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科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

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都御史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勅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上下璽書命文盛勦之別勅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摠兵官楊英以兵會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余大倫各監統諸將進擣砲木寨伏兵計擒賊首阿革進擣羅磯寨擒賊阿義阿黎

按貴州地阨塞險阻林菁叢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鷙桀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爲姦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

三月、內旨、起板閘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科道呂經張淮等極諫、皆不報、

昂以有孕女弟獻于上、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璫皆呼昂爲舅、又賜第太平門東、上嘗從數騎過隊院醼、有所召、忤旨、上大怒、昂謝病歸、女弟始疏、

四月、時江彬與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稱外四家兵、諸邊將遂皆有寵于 上、彬尤近狎用事、邊卒縱橫驕悍、民苦其侵暴焉、 上乃于西內練兵、時令彬等率兵入習營陳、挍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銃砲之聲、不絕于禁中、彬等日狎昵、 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携虎爲樂、又提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

皆賜姓朱氏江彬與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俱入豹房表
裡弄權爲奸利諸司章疏多沮格不上然諸奸寵皆出彬

亦可見

下彬等時導　上出宮禁游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安
南國王黎暭爲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
黎譓管治國事改年光紹陳暠子陳杲占據諒山府等處
稱王僭年號天應

按黎暭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其國至是僅四傳循未及百年而爲陳暠所弒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先是東
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權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
之一清深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

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床上頓首稱謝

莫美于文正彭韶正色立朝令名直節歷內卿貳乃不得文正之謚而泛泛以惠安予之李東陽在內閣依違浮沉貽譏伴食乃得上謚如天下後世公議何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諫之改謚文莊宋朝謚議甚嚴多覆議駁正我朝不聞此矣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兵備副使陳九疇拒却之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送段幣一千五百疋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

遺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寄質留虎都六及擺者兒于井州以制其變亦思馬因回以質留二夷告速擅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斯等來遺番書詰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没九疇恐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奸細并進貢頭目并失烟答及斬巴思等皆收繫搥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剌達子聲言擣其巢穴土魯番懼乃引去

按我 朝諸臣處哈密一事甚矣其失謀少識微功認國甚受戎醜之欺久而不悟也夫哈密孤懸西北徼外去關中五千餘里其存亡絶續舉不足爲我中國輕重而自成化以來數十年間西陲以哈密城印爲一奇貨土魯番挾之以爲邀求玩侮之資我邊臣挾之以爲僥功取賞之具至於陝巴今秋方入哈密而來春巴爲土

魯番肌上內矣與復哈密之貢方強而吞城池金印之
報繼踵又至矣稍帑之使方旋而來衆之師已抵于郊
外矣數十年來糜費兵財何啻萬萬計而竟莫能制西
戎之死命非惟不得哈密係羈縻之力而反為西陲
邊寇禍胎且今日邊境剝膚之患哈密棄守何如河套
何如大寧河套密邇關陝大寧密邇京師今昔論丁夷
境為虜巢穴議者舍此弗圖而顧汲汲于興復哈密不
亦謬乎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論者以為長策
宋太祖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識者稱焉二
君者誠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用吾民以爭不毛之地
為國家慮誠遠也孰有如我朝諸臣之謀勞費無已
以開荒遠無益之區以招禍戎之悔下逮嘉靖初王瓊
霍韜諸臣之議猶然乎邊感事慎之時深悲中朝將相失
謀故著為此論至近日胡許二公之論出益明矣許氏
九邊圖論曰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
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密也
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
之以萊晑兒辭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興復事
被當何為乎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哈
密累敗之餘衰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立之

所益其存亡絕續皆不足爲中國重輕其在所當緩也
明矣胡尚書世寧奏議亦謂哈密衰微立之無益而處
受土魯番之挾我以爲奸利故與伏哈密之事臣不願
朝廷之復蹈往失也覩于二公之言足以定國是矣
大學士楊一清罷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
災異上疏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宮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
失中一切弊政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休歸鎮
江

瑕不掩瑜

廖道南曰遂庵楊公生而隱慧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
爲調停久之術窮數盡讒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又曰予
爲編修時值遂庵柄國見其獎拔善類採遠事幾每奏
報虜情狩徼邊年一夕十疏戶占指授悉合籌算有嘗
已者多從而揚之然門生故吏汲汲
援引布置窮顯以故其門如市云
李夢陽上楊遂庵書曰識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拔門
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稀裕鎮

降之徒窮奧決摘辨之流揚而先發識微之士抑委曲浙發之風行而守死徒表之心失至今言藉以此病公而不加澄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淸天下之變故能成天下之者蓋夫惟有中其將有季孟愚肯窮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觀空同之論閎世發者寧不重有感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正月、上獵于南海子、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　貴、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先是京朝未叅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賄潛通

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稍愈復出典會試益致群

疑于是言官復

麗詆之遂致仕

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寺朱

寧所營建也窮極壯麗乃邀　上幸焉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爲民

時以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人納幣土魯番後又

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故也澤累征流賊有功及是閑

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

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

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實有憾于澤內批詭職爲民

巡撫甘肅都御史李崑坐降叅政兵備副使陳九疇亦

爲民

名臣錄云正德間都御史彭澤常與言官論朱寧忿曰

吾恨不手殺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瓊以語寧且

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屛後澤過瓊瓊激怒

之澤復大駡，寧由是銜之。建按：彭澤物固一時剛拔，敢爲之才，然經略哈密事，則寔不爲無過；王瓊黨附權臣，深構澤罪，株連九卿，固失之；而當時廷臣一切庇澤，迂。胡尚書世寧奏議謂「彭澤素懷忠勇，身負雄略，乃亦苟且行事，不終而還，不爲無罪」，斯言確矣。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廠于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撫諭有便宜處置語，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避廷和居巳上。

嘉靖初，楊一清在內閣，爲起用大學士謝遷。既至，衆謂一清必遜謝居首相，既而不然，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儲。

人所不及

之能讀之

霍韜曰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大學士梁儲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論乎公終不辯劾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古人親累銜著筆跡焉故不得誣按之他君子曰梁文康處楊不齊二業皆近厚號曰厚翁斯名稱情矣

詔許益秦藩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米寧江彬及幸臣者張忠輩皆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可畀藩封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

正辭悟主
回天之力

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于是 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足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奸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弗與事遂寢〇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宜府等處遊獵大學士楊廷

心仁愛
示警戒

邦等屢疏請回鑾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邊境非虜不時出没爲寇 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爲奸僞欺蔽妄言親征遂致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按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居廬以供爨焉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

從千餘流亡復業
劾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奸惡以安宗社大畧
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
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道非或游衍
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游樂無節輕褻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既臨
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
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

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十二月壬申朔 上留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以次出視郊祀牲如常儀有旨戒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 上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 上視之大笑以為樂是日順天府官于奉天門迎春如常儀○末旬 帝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用應州功也

戊寅 正德十三年

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末旬，上還京，

六月，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

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
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勑廷和等上言詔
旨一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
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
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
及今未之有也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
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
引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
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殺身亡家固不
足恤但恐　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

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報

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紀作也可謂痛切矣疏作畢有寧藩之變乃敢正指宸濠言

時上必欲內閣草敕屢遣中官促之于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敕儲奏曰敕不敢草上曰何逆命耶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敕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倒于臣臣草敕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敕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促草敕既而禮部廷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

所指甚正 所謂其大 事非所係 祖制所載

人寧世子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十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

許氏曰北虜自永樂靡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擾漸近開平與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此先大師之後從經中謂其長技惟深入寇掠飄忽動搖數萬長軍禦之下邊哀設營以防衝突縱能不風御待萬全其陝粟之實致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勢出沒雖猶有倖然亦已甚矣然采敢之勢深剽之形異耳所幸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捉不能持久每一大衆羅内掠馬頭亦分散若得不

須失，即陳條然已，是以邊境，得勿宛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益驕縱，而出掠者後踐其間，成猖獗難控，致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叛投逃亡之衆，稔知內地虛實，若一旦生窺窬，不為預防之計，則久假之錢豈能外事。供億之擾尤甚。內變誠不知發于幾矣。

七月丙午，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送者五十二人。丁未，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幸駐蹕宣府。

初江彬勸上幸宣府，治行宮，起造乃成，深貴不可勝計，復營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延遊所收諸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

九月戊戌朔，駐蹕大同。

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業滁第爲獻遂爲都督府居焉又奏都指揮劉山指揮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店子　上至偏頭關時車駕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
聞

南贛巡撫王守仁　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奸宄利歸于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于貧民必須仰給于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帑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從之

十一月、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戊寅、

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山西石州文水諸州縣、

十二月、戊子、駐蹕太原、

先是幸偏頭關、取女樂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嬖之、又是夜召見、尤得幸、

上在榆林、

己卯 正德十四年

正月、戊辰、發太原、壬子、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何樂

冒風雪以行、有司供奉、却弗御、

二月、壬申、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視宗岱、歷徐揚、抵南京、下

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于是翰林及諸部司屬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士高鏊以醫諫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員外馮涇兵部郎中孫鳳刑部郎中顧棨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于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高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馮涇孫

奏，顏棨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于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故明驗，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于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等官，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高黎發充軍，鞏，震，民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

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駕遂不果出○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衛軍之弊如此，故于治安要議欲省衛軍，增民壯，以倣寓兵于農之意。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勅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上從遊無已，隨成木建，儿徵部將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濟興謀於發謀，賊亡命以爲爪牙，與首閔念四、吳十三等，時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居其家，得寧等金貲賊爲巢穴，官師莫敢詰，權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謀其甚急，吳十三等已被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遂令其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變令布政生員以孝行事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

係奏乞　朝廷褒獎以風範差人齎金賞于澂賢處分付撫安且囑所差人月事在不可知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又因宸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謹陛下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陛下不朝也上頷之來頭太監張銳初不知宸濠反復護衛已而知其有異謀力絕之與楊廷和與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略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鎮巡奏乞褒獎寧行乃宸濠詭謀不可究狀說張忠江彬共言于　上得淮奏令楊廷和票旨譴　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　敕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等往諭革其護衛

六月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府

先是差賴義崔元頎賷壽既行京師盛傳以爲必搆治寧王不知止華覆衛寧府負李林華在京師即兼程歸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罷即召素所厚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畫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其子爲儀賓劉養正風流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濠賓致之常言帝星明江漢密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等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待旦議既定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復遣數輩邀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露臺大言曰汝可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驚愕相顧獨許逵反復辯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咐武夫

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晦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莫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等官，並拘繫于獄，令參政季斅、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去，城破，進攻九江府，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諸屬縣皆陷，已而馬思聰與參議黃宏俱憤悒不食而死。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府，不克。

宸濠自舉事，即據庫藏兵，修戰具，奪糧船，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候宸濠不出，衆心稍懈，遠近皆信爲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爲檄，指斥朝廷，留其腹心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妃媵世子，

登舟，查李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
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
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
宸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
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余事淸鵬遣
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徇
衆賊
遂褫

按宸濠之敗，天促之也。使濠乘初起之銳，順流之勢，南
康九江之破竹，人心震動，遠近無備，兵不留行，直擣建
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悞，復頓兵堅城之下，自喪
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鑒，褫其魄，以
爲不義
之戒也

逮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

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
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壺盞四百二十副，蘇
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

可勝計嗚呼祸叔八百所以為多也而盛傳之今觀
劉瑾朱寧二逆宋賊捐亂元載何人與聞昔王振曹吉
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
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也哉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府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逸之豐城知縣顧秘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傳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儒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衞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

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之遇于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顧兵眘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妻妃胥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多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適會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

杖教坊司樂官臧賢施鉞司監于午門仍發戍廣西馴象

衛籍其家、

臧賢以伶人得倖于上宸濠遣使厚遺之使行賄用事蕭敬尚書陸完等朱寧錢寧等內侍禁中動靜莫不密報于濠故凡濠益知至是事覺詔逮寧及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乃使人往殺之以滅口云、

九月、上發京師、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私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 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脇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

深忠

濠虐未必如此

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上至南京命張忠并同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按朱泰即許泰朱暉即劉暉皆邊將賜姓也　嘉靖張忠及泰暉俱以罪廢斥霍文敏奏議凡南征諸臣罪人已甚猶勦衆出師逸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豹虎經過郡縣一空江西平民誅遷荼毒誑惑朝廷遊衆擾國是十

將危擴人成功掩爲巳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二閏月至是始銓補○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山人自幼聰明才辨擢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値中官亂政以言事謫驛丞貴州文章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復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破平劇寇至是復倡義討平寧藩之變勳業益隆　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巡撫兩廣撫平思田叛目盧蘇王受之亂以病瘵辭不待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旨詰其不俟命離職擅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且斥其爲學榜示天下云蓋陽明平生以講學自任四方之士從之遊者甚衆其學不宗程朱而以致良知爲說觀其答人論學書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

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行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即眞陽之氣之毋眞陽之氣即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按陽明講學全宗佛而假儒書以文之此三書之言乃其肯綮要妙固以大段漏露分明招認矣近日士大夫乃有以陽明爲眞聖學尊信傳授而隨聲以誣諸子亦獨何與愚謂陽明文章功業儘足以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必宗信佛老而誣訾程朱反憎一疣贅而傷文章功業之累矣卒來僞學之撓亂爵之命惜夫愚于學蔀通辨辯之所詳志道君子審之

庚辰 正德十五年

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

非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〇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滑懐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不行〇執黨逆舉貞劉琊劉璟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獻等下錦衣獄坐通謀宸濠及朱寧等黨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回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于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三月二日禮見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師回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

發出冊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〇張忠朱泰屢稱偽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譖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俛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使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五月 上在南京幸牛首山宿焉〇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

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同鑾儀等乃起。

閏八月、 上謁孝陵、受江西俘、遂旋蹕、發龍江、壬寅、渡于江、只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久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書室、取冊府元龜、文獻通考以進、又明日、飲于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爲易數字、一清並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柩在堂、 上臨撫哀慟之、命所從番僧爲誦經薦福庶

戊、發鎮江、壬子、復宿望江樓、癸丑、 上至揚州、仍寓總督府、丁巳撫按等官設宴慶功、用金銀牌各二、輔一、旄帳綵帛若干疋、其餘折價以進、戊午、發揚州、庚申、 上至寶應、復漁于范光湖、鎮守等官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象進賀功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過山陽縣學、入取學宮通鑑諸書以出、遂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出、

十月、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

洪槤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屍揚灰，

時羣黨欲自録俘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與之，于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内，上之，始議班旋。

十一月，庚申，執吏部尚書陸完至行在，是日復執通濠商忠，杜裕，李英，雞明，泰用，趙秀，蕭微，錦衣指揮薛璽，陳嘉，御史張鰲、山東布政使林王茂等，下錦衣獄

詔以兵部尚書王瓊為吏部尚書，○起故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求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論戍，遼東及宸濠叛，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起之，遂有是擢。

按嘉靖中，例世宗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端敏。公幼極艱貧，而天性廉約，當出清華，祿至一品，被服飲酒循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貯，京無餘采。尤愛惜人才，志存社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愛賢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云。

辛巳 正德十六年

正月，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召南京吏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吏部左侍郎，欽順嘗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併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為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時不能用。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由翰林編修，累今官，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

簡任未定存恕深隔頁然職役備者委屈黄之至哉

爾于未拱之計

丁憂服除復起為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黄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有困知記若干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卒，諡文莊。

二月，上不豫，寢疾豹房。

行人張岳上疏曰：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所以鎮定危疑，豫備非常也。近日 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宜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羣臣不聞親侯玉色，嘗奉藥膳，止于闕門簡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懇深有未安也。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府部院寺大臣經筵科道各一員輪久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今太醫院何官，劑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所以中交外關節脈絡通透，則上下

了無從施所可以備意外之變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及與臣相接獨與近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託付也之福哉

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蕭敬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爾等與張銳可召司禮監官來以朕意達 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而決非汝衆人所能與也俄而 上崩于豹房敬進奔告 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內外文武羣臣以朕疾彌留儲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 祖宗兄終弟及之文告于 宗廟請于 慈壽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奉祀 宗廟君臨天下。又傳 慈壽皇太后懿旨

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

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

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

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以行初司禮監官以太

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

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

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與聞耶眾不答瓊

意乃阻。是日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定邊

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

九門及草橋蘆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九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邏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勳泰寧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邊及保定官軍還鎮革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已上數事雖奉 上遺旨實內閣輔臣請于太后而行者皆中外素稱不便故盡革罷先云

鄭曉曰，帝英武剛斷，踪迹雖屢巡遊，而京民無恐，兵革時起，而賦役不頗，得美後幸，而果于用法，不相假借，大漸之際，爲天下得人，竟臻太平之治也。

奉皇太后懿旨，下江彬詔獄，論死，籍其家。

虞諄曰，昔司馬光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然自今日觀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權貴貪黷之家。如正德末年，抄沒江彬家，產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瑚四百箱，寶物不可勝數。夫以此等錢財使掇之於下，服民則所以得民之心，後之數扎漸卓則可以倍蓰之氣，而乃藏之于倖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窮，府庫空虛，如之何其可也。然按正德中抄沒錢奸貪財銀籍之數，惟劉瑾、錢寧、江彬三人者見于記載，而其富可敵國，況合羣奸與眾，其黨各領守諸莊，宸濠亂賢罪貫盈明，奏府之類沒其數，又當宗守如那宗年玩法之人，事敗露既已伏誅，而進日錢寧大後撥出通奏本洞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其餘淤陰藏不報本不數，不能以此推蔽，可爲寒心。

戊寅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至興邸　帝迎國門外、旣受詔、乃登座受符、朝羣臣、

四月、壬午、辭別寢、癸未、發安陸、　帝母蔣妃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帝嗚咽曰謹受教、輦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蕃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翼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旱俄而大雨沾溉、頃復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爲中興之兆云

支大綸曰、正德丁卯歲、黃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翼軫分、而上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英斷、彷彿亨否、再振

太祖之烈、

豈偶然哉、

五月初八日、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葬康陵、○少師大學士梁儲乞致仕、許之、

按儲立朝四十餘年、多自蔽擠、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先施德于人、不責報、有賊其恩、反擬戈者、亦不校、謗言至居之恬然、寬容初未反、多納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閹璫籍進、家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而圖少負、郡役未幾、于縣戚不免、究之、于德中、兩家于錦衣呼兵、嘉靖初、復以定建迎立功、廕子錦衣指揮、世襲、皆辭不受、後數年、卒、贈太師、謚文康、

霍韜曰、梁文康公在武宗朝時、包溫言遜、無所忤于權奸、潛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迨臨大節、則屹不可奪、

威武大將軍投書，死不報。止秦藩請地。片言居之，慎擇
無跡度量，含弘。或說公黨，袁滌假衛兵，公嘿不辨，攻詆
者益綫綫甚者，以為宜族誅。給事中田賦公，光甲戌會試
取士也，亦議公，曰：沒公之功，可為天下翻，稅之半，公亦
不較。御史李鐸奏斥公，越數月，大理丞號然司日，按格
宜擇，從擇甚，公甚說，別擢公。曰：舉不避親，古今通制也。
去說擢鐸，天下議公者，皆薦宜，谷公安，諸斯，發身為公
去後，後大臣被劾，然不[illegible]，谷言官，溪應重，足假像，乃思
文忠公曰：公實得大臣體。文
日：孤相辦不中，當士稱公云。

論扈從功，以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世其餘
陞秩有差。○殿試庚辰年中式舉人，禮部奏武宗喪禮事
宜從簡，上御西角門，發策問，賜進士三百三十人。○諭
大孝
內閣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戀慕，即遣司禮
監官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養聖德，

二正聖學。三勤聖政。 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
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
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又以益
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為叔。 帝曰。父母
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
濮議。最為得禮。興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
王後。情理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
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

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父祀神既不安矣稱聖母以叔母得不為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令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　帝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敕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所生者為伯叔不當降其服

且與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勑○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者起取復職陞用○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革武職上疏謂祖宗開國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品秩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我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翊運元臣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愼重未有權勢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鐇悖逆實逆瑾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他人攘爲已功旣而又有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並

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令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盡行革退積年衍蠹一旦頓清

九月癸酉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帝迎于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 下劄諭日周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朕考稱興獻太皇帝聖母稱興獻

皇太后、廷和言與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稱、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與、共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給事中熊浹、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議大禮、一如張璁之議、上令禮部知之、○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孟春、奏興獻帝宜止稱皇叔、請去父字、

十二月、楊廷和寓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上奏曰、司馬光

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議後世　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張璁倡爲邪說願罷斥之不聽○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先是　帝下大禮或問于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後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珤語璁曰愼之必大禮終當行也廷和泣告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旣難我也璁鞅鞅而去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七